

微光成炬

新大众文艺的宁波力量

秋来茭白嫩如笋

■陈红莲

闲着无事,出来散步,追着余晖下长长的身影,一路渐离村庄。行至一片茭白田旁,里面传来窸窣声响。莫非有人在掰茭白?张望过去,果然,田头那边茭白叶窸窣窣窣摇晃过来,涉水劳作的脚步声渐行渐近,过一会,一位老大哥背着一堆茭白钻出了茭白林。

老大哥把连枝带叶的茭白扔到路边,重新返回田间,不一会儿又背出一堆茭白,上了田头,脱下满是泥巴的防水长裤,赤着脚,麻利地把茭白分成一小堆一小堆。拿起茭白往地面上一顿,顺手在长长的茭白叶子上卷一个圈,再打一个结,扔到一旁的车上。

我说:“老阿哥,茭白上市啦?”“是哦是哦,刚刚上来,数量不多,像笋一样嫩,行情特别好。”老大哥边回答边低头巡视田边,把预先拗下来的茭白找出来,捆绑好扔上车。趁着天未暗尽,他骑着车匆匆走了。可以想象,明早的菜市场摊位上,他家的茭白就水灵灵地露面了。苏浙一带的茭白,清明前后下茭白秧,见风遇水分蘖疯长,入夏便已青绿高大密密麻麻,远远望去,枝与叶挨挤连成一片,走近看,行与行之间略有缝隙,方便农人日常田间管理。茭白一年可以收好几季,就像稻谷有早晚稻之分,茭白也同样上下半年可采收,但是味道最好的,还是这秋季上市的茭白。

秋风一起,柔軟的茭白叶稍迎风曼舞,气势浩荡。也就在此时,根与茎的连接处,嫩嫩的茭白悄悄钻出了水面,狡黠地仅露一点点白,余下的躲藏在茎的底部,把茎的底端撑得胀鼓鼓的,丰腴饱满。有经验的农人眼睛一瞟,心里早已有数,下田入水,瞄中目标,左手掰开边上一根枝叶,右手顺势往下一折,“咔嚓”一声,一株包裹着翠衣绿叶的茭白应

声亮相,连着长长的枝叶倒了下去。掰茭白不难,难在需掌握好分寸,采嫩了,影响收成;掰老了,影响口感卖相。茭白一到丰收期,要天天去田间掰拗,如果隔天去,一些茭白的头部就会出现一点胭脂,明显老了,气温高时,上端开裂弯曲,泛黄泛绿,似小黄鱼发臭了无人问津,实在可惜。

秋后的茭白剥开来,光洁如玉,如婴儿短短的胖手臂,一节一节,肉嘟嘟粉嫩嫩的。无论是清炒还是红烧,都很美味。想当年,茭白丰收时节也是家人忙碌季节,无暇入厨房好好做菜,往往草草剥几株茭白,每一株一分为四切开,放入电饭锅蒸格中,连饭一起煮。清蒸后的茭白软中带甜,清口可人,温少许酱油,放开肚皮尽管吃。

现今,家里人要吃茭白,也要到市场上去买了。买来后的茭白,切成斜斜的片,炒肉丝炒虾仁;切成细细的丝,做饺饼筒的时候,当作其中的一种馅料。临走时,母亲送我许多新鲜茭白,吃不完,我把它们切成细长条形,开水烫熟,沥干水分,放锅加入盐焗,火头烤足后装在瓶罐中,贮入冰箱,想吃时拿出来即开即食。

一天女儿在,吃到外婆种上来的茭白,觉得很可口,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你外婆种上来的茭笋呢。”

在老家,茭白又叫茭笋,因其嫩如鲜笋而得名。

(作者为退休工人)

看火车的人

■寒石

闲来无事,喜欢在阳台看看火车。

其实不仅是我,还有大眼。一把懒人沙滩椅,我坐大半,剩下的给大眼。

大眼是只漂亮的猫,毛色白里洒点灰,眼极大而胆极小,小到有次小朋友想牵它下楼遛弯,意在向外显摆,结果发现出了门它的四条小短腿和身子都是软的,瘫成泥,只能拖着溜,乃罢。

但我能感觉到,它和我一样,也爱看火车。每次我往那一坐,它就蹭上来,兴致勃勃地跟我腻在一起,蹲坐,直视,目光灼灼。火车轨道在阳台偏东南一侧,短短一段,目测三四十米。正南向被小区两幢楼挡住,这个方向处在小区绿化景观带东南向那片延伸段上。人在阳台上,以25楼的高度,目光自然下垂就能清晰看到铁褐色的铁轨和路基。每次火车经过时,长龙似的车身连绵闪烁,可以感觉到空气里那种若有若无的震颤。

大眼看火车比我专注多了。我有时候会走神,它是真的目不转睛。有时我怀疑它是否真的在看火车,它看火车究竟看些什么。但看神情是真的,它的两只耳朵耸起,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飞速掠过的车影。这种神情,我见到过,没搬家前,旧居窗前不时掠过鸟儿影子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头敏捷地、神经质地跟着鸟影摆动,身子几乎要跟着射出去。迁新居后,绿化景观带鸟儿尚未入住,少有鸟影过窗,意兴阑珊的大眼居然也看了火车。由于距离、速度和车辆长度的关系,它的头来不及跟着晃摆,两眼却盯得死死的。

购房时,家里小朋友们征求我的意见,说这里跟火车轨道只隔了两栋楼和中间的一片绿化带,火车经过时可能有些吵。我说没关系,高铁晚间基本停开。如今房子隔音不错,夏冬季都是闭窗的,春秋开窗通风时,看一列列火车在眼前跑来跑去,是桩美好的事……你们觉得好就好。这句话,是关键。人要明事理,知轻重,懂取舍。人到一定年纪,识趣很重要,小辈跟你商量是尊重,他们自己不缺主意。生活中有些缺憾难免,许多事情,既然选择了,就得接受,包括正面与负面的。比如选择一个邻近火车轨道的小区,你就不能无视,或要求火车蹑手蹑脚、悄没声儿地经过。

从绿皮车到动车,再到高铁,火车越跑越快。窗前的这段轨道,声亮相,连着长长的枝叶倒了下去。掰茭白不难,难在需掌握好分寸,采嫩了,影响收成;掰老了,影响口感卖相。茭白一到丰收期,要天天去田间掰拗,如果隔天去,一些茭白的头部就会出现一点胭脂,明显老了,气温高时,上端开裂弯曲,泛黄泛绿,似小黄鱼发臭了无人问津,实在可惜。

无尽的思念和感激

■周国辉

9月22日,周国胜老师走了,终年80岁。

噩耗是次日上午10点由一位宁波的网友发给我的,我怔了很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每次发微信,几乎都能收到周老师的点赞。于是,我就想着给几个我熟悉的也是宁波七中的校友打电话、发微信,却不见回音。后来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而且知道周老师是在杭州女儿家辞世的,将要在龙驹坞殡仪馆的望云厅举行告别仪式。好不容易加上了周老师夫人沈美娟的微信并通了话,除了吊唁和安慰,问有什么需要办,她说后事儿女女婿都已安排妥当,只需通知亲属来杭州告个别。

24日上午10点前,我来到殡仪馆,望云厅前摆满了前来送别的亲友敬献的花圈,厅内厅外已来了许多人。先给老师致哀,再安慰沈老师和他们的女儿周娟兰。得知原来准备10点举行告别仪式,但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亲朋好友正在从宁波赶来的路上,就不搞集中的告别仪式了。瞻仰周老师遗容,见他如同熟睡一般,十分和蔼安详。娟兰向我讲述了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周老师20多年前查出癌症,今年上半年发现癌细胞已全身扩散。他和家人商量采取保守治疗。三个月前他来到女儿家,用中医药调理身体,病情一直比较平稳,精神状态也不错,每日还坚持在床上做健身锻炼。上个月刚过了八十大寿,他还说有精力时想写点东西。21日还正常起居饮食。22日那天没什么胃口,下午4点左右,沈老师给他喂中药,开始他还自己想自己喝,沈老师坚持给他喂,第一口还好好的,第二口嘴巴张不开,勉强喂进去的药水又从嘴边流出来。特别奇怪的是,周老师接着就好像睡着了,叫也不应,其实已平静地走了。娟兰说着说着哭起来。我安慰说,走得平静安详,是善终。后来,我们同赶来的几位校友一起回忆周老师的生平点滴,安慰母女俩。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整天都是周老师的音容笑貌,而且五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也逐渐清晰起来,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1973年9月,我到宁波七中读书,由此结识周老师。记得第一次见到周老师,是在校外的大操场举行的全校迎新大会上。我代表新生发言,因为个子小,够不着麦克风,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老师给我搬了一个凳子,扶我站上去,一直守着我到发言结束。这个情景我终生难忘。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国胜,是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兼着高一的班主任。因为名字就差一个字,许多人说我们是兄弟俩,我也似乎有

忽然发觉雨下大了。我站起身来,看了看外面。雨声嘈杂,粗碎而铿锵,一时辨不清这声音自哪里来。走出书房,转到另一面,往下看大街上,车来车往,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黏黏的。好在没有风,公交站台上站着几个人,有人刷着手机,有人翘首张望。

我刚才在整理一份资料。这会儿,电脑屏保声也变成水声,仿佛也被窗外的雨势带动起来。有了点风,雨声忽然变为了调子。这时,我才注意到,后面人家新装了雨篷,屋檐的水滴在上面——难怪像敲鼓,咚咚地没完。其实,雨不算大,只是细密而已。

我又坐下来,继续整理资料。

雨这么细密,很容易淋湿衣服,要不要去接一下儿子?看看窗外,似乎尚好,又打消了念头。本来就是为了锻炼一下儿子,让他给跆拳道结束后自己乘车回家。零钱也给了,伞和手机都带着,应该没事的。

等到一份资料整理完,天黑下来了。我心里一惊。一看时间,培训班应该已经放学了。要是不下雨,这会儿天色肯定还亮堂得很呢。我有点后悔,可这会儿再开车过去,到那边,可能好几辆公交车都过了,岂不是更晚?

我赶紧查掌上公交,还好,公交车就到了。我隐隐有点担心,儿子动作慢,跆拳道结束后,喝水、整包、过马路,时间

了一种亲近感。我是班干部,入学不久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还成了初一年级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委员,这样就同周老师有较多的交往和交流。一年后,周老师被市教育局调走。对他的调离,我和许多同学甚是不舍。我们相约星期天去他的家里,虽然没见到周老师,但一路都是他的故事。

周老师高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直接被分配到宁波七中工作,19岁拿起教鞭,教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学生语文课,还做班主任,后又任年级组长。他给我的印象是:1.8米多的个头,整天穿着一套洗白了的军装和解放鞋,热情、阳光,双目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富有理想,乐于助人,与同学亦师亦友,凡是同他交往过的同学,无不对他的激情所感染。他可以说是学生们心中高大威武的兄长。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真正交往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却是我十分心仪和崇拜的偶像,说他是我人生第一位导师毫不为过。

我上大学和在杭工作后,周老师还利用到省城开会的机会,来看望过我。以后有了手机,不管我到哪里工作,一年都可以听到几次他的声音。我到宁波出差,时间允许,我们也会相约几个熟悉的同学,一起小坐交流。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思潮不断变化,我们都会有困惑和迷茫,每次同周老师交流后,从他的言语和行动中,我似乎又找到了方向。

我们这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十分纯粹。彼此都没有参加过对方及子女的婚礼,也没有互相赠送过什

么值钱的礼物,纯属君子之交,但从中我深感周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在舟山工作期间,得悉我的另一位人生导师——宁波七中教导主任任忠宇老师逝世的噩耗,我专门回了一次宁波,参加了任老师的追悼会。那天,一同参加活动的周老师还陪我回了一趟七中,参观了校史室。周老师特意领我到介绍我的照片和简历前,那次我才真正知道自己一不小心还当过恢复高考第一年全市文科状元。此事已成过往,不足挂齿,但从周老师的眼光中感受到的是殷殷的赞许和鼓励。另外一件事是,庆祝建党百年时,我曾经就读的小学——宁波镇安小学,诚邀我参加他们的音乐党课。盛情难却,我专程回了一趟母校。没想到周老师和小学的语文老师郑爱莲也来参加。那次活动对我来说,有许多意外的收获。第一次知道,新中国成立前镇安小学是我党地下交通站,我还见到了地下党负责人的后人,这是实际的党史学习教育;又看到了学校这些年来在探索思政课和文化特色课方面的成果。周老师和郑老师一路陪我参观学校并作介绍,让我对这所百年小学的巨变有了比较全面和直观的认识,这为我最后给孩子们의讲课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素材。

周老师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做了许多教育改革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罹患癌症后,仍以坚强的意志一边康复一边工作,被称为教育系统“铁人”。退休后,他谢绝企业的高薪聘请,投身到关工委工作中,继续为教育事业奔走。



胡桐万树连天长

徐渭明 摄

等待

■岑彦钧

有点紧。不过,我没打手机,怕儿子这会儿正上公交,手忙脚乱。过了两三分钟,又看了下掌上公交,已经过了站,我才打电话。

“爸,我还等着呢。”

果然!那怎么办?要不要去接他?

“不用,反正我已经等着了。”

“那你当心点,别让雨淋着,会不会冷?”

“不冷,我穿着外套。”

我稍稍放心了些。后一班公交车还要七八分钟才发车,到这个站,估计要十五分钟,而我现在过去,却要二十分钟,不合算,只能让他等着了。我替儿子觉得可惜,如果能快一点,赶上刚才的一班就好了,这会儿都可以到下一站了。唉!

雨篷咚咚作响,听得人心头烦躁,好好的,装什么雨篷!

我踱到另一面,马路上已经亮起了灯,雨丝在灯光中密密地斜织着,忽闪忽闪,盘旋而下。公交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起风了,想起儿子一个人站在那儿,我就感到有点心酸,又觉得他有点“悲壮”,暗自一笑,悲壮啊。我忍不住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想偷一下懒而不去接儿子?真的是为锻炼一下他吗?

这时,手机响了,“爸,公交车还没来!”儿子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我赶紧给你查……”可是公交车还没始发,我哄儿子道,“公交车已经出发了,再过几站就到!”我恨不得砸了手机,按掌上公交的预报,明明可以始发了,为什么还要等呢?我刷新了一下,还好,真出发了!

我盼着公交车开快点,儿子都等急了。可是,在一个转弯路口,车就是不动,一连刷新了好几次,车都停在老地方。我想,一定是过红绿灯,卡住了。

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刷着手机。雨篷的声音,让我恍惚以为外面已经大雨倾盆。我往下看马路,雨依旧细密,只是风更大了。风吹檐头水,雨篷的鼓声一阵阵散乱,有时敲得更响,仿佛要砸一个洞似的。

好在,公交车终于过了那个拐角,现在,可以一路直奔儿子的站台,不知儿子是否正翘首以待,说不定又是风又是雨,儿子躲在候车亭玩手机,如果错过,那就糟了。

我赶紧拨儿子的亲情号。好一阵,没接,怎么回事?都快一曲终了,急死人。还好,接通了。我提

特别让我感动和敬佩的是,周老师晚年直至病重期间仍默默地关注和关心我。无论我在哪个岗位任职,他不仅从来没有为子女亲戚和他人的私事,来请托游说,而且常常为我挡风遮雨。我退休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参加科普等社会工作,常会有一些新闻报道,我自己也写些感想体会。我发的微信和文章,几乎都会得到他的点赞鼓励,有时有感而发会发来很长的一段文字。这让我深受鼓舞和激励。

遗体告别那天,沈美娟母女俩和周老师的好几个亲戚、学生,见到我都讲到,周老师经常提起我,而且引以为豪。这让我感动之余甚感惭愧。与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相比,我对他的关心很不够。特别是他在杭州女儿家养病期间,我是有条件常去看看他,接受他的教诲。可惜的是周老师和家人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哪里都要发光发热。”这是周老师一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大家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我心目中,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对于周老师的逝世,我是很难过的。谨以此文表达我无尽的思念和感激。

周老师一路走好!